

陳玉峰

台灣山林守護者

一九九六年以降，陳玉峰陸續舉辦六梯次的環境佈道師培育營，除了密集室內課之外，更以阿里山區作「痛土之旅」的現地解說，圖為陳玉峰在阿里山的解說活動。

陳玉峰為建台灣生態暨人文資訊館，展開了長達三年多的募款活動。陳玉峰本人並不富有，但毅然賣掉一棟房子，捐出六百萬元做建館基金。還真虧他有位同樣熱心公益的夫人陳月霞，她家世殷實，尤富有取之社會、用之社會的「公共財」理念。



要

是有人問，誰最了解台灣的森林？我會脫口而出：陳玉峰教授。

一九九五年閏八月，我返台定居。由於參加一個佛教團體，有機會關懷災民，而次年的賀伯颱風，土石流幾乎淹沒了信義鄉的神木村，讓我驚覺到寶島的山林竟然危機重重。

「沒有節制地砍伐森林，勢必造成山崩和土石流，」有人慨嘆說，「陳玉峰喊了十幾年，預言一一出現了！」

那是第一次聽到陳玉峰，知道他曾任職國家公園的解說和保育工作，刻在靜宜大學

教書，長年為台灣的森林保育而奮鬥；他的努力曾責成政府於一九九一年宣佈禁伐天然林。

搶救檜木林

佛教的利他精神讓我毅然脫離教團組織，改投入荒野保護協會，並參與「鄉土關懷」小組。小組關注的議題包括東海岸的環保，諸如水泥廠超建、酸雨、台十一線擴建等，不久就遇到棲蘭檜木林的搶救項目。那時陳玉峰正四出演講，呼籲取消自欺欺人的「枯立倒木」砍伐藉口，留下全球僅存的一片原始扁柏檜木林，尤其下面的斯馬庫斯和鎮西堡擁有全島殘

日治時代，砍伐鳥居材之前，會先行祭拜。



存的壯碩紅檜林，更值得一起保存。在一場演講會上，有幸見到了陳教授，對他的苦口婆心留下深刻印象。

多少年來，一些森林教授、林業專家和官員不斷宣稱森林「任其自由發展」存在著滅種危機，可能造成基因資源之永久損失。砍木的邏輯是：「台灣檜木林下欠缺小苗，無法天然更新，將來老樹死了，檜木林就會滅絕。為了搶救檜木林，我們必須砍檜木，所以伐木就是保育。」如此這般，「整治枯立倒木」竟變成台灣森林的「永續經營」。

陳玉峰斥之為「假科學」。他反問

一句：「台灣島浮出水面大約二百五十萬年，檜木存在至少也該超過百萬年，百萬年間並無『林業專家』經營枯立倒木，為何沒滅絕，是否台灣獼猴在整理？」



一九八一年，陳玉峰於玉山頂下排雲山莊整理標本。

他指出，稍具林業常識的都知道，森林自有更新之道，而扁柏更新情況尤好過其它檜木，可說「遇缺則補」，經常是各樹齡層兼容並存，林相蔚為奇觀。

全世界只有台灣發明「枯立倒木」名詞，讓「退輔會」的數十名退伍軍人享受特權砍伐檜木，說來真是笑話一樁。重型機器不可能空降來砍伐一棵枯木，實際操作是砍光了一片森林。台灣從日治時代以檜木輸出聞名，到今天竟然無木可用，九成九以上的木材依靠進口，森林再不保育、水土再不保持，更待何時？

陳玉峰的訴求有理有據，言辭慷慨激昂，聽眾莫不感同身受。那場演講更誘發我讀了許



二〇〇〇年
陳玉峰在花
東作口述歷
史調查。

白指出，「以為交通需求增加，就要依需求開路，更應該考慮的是生態環境的承載量，不能一味的顧客取向！」

然而執政黨宣稱破碎的中橫公路要「四年重建完成」，生態和政治竟是一道無解的矛盾題目！

「交通需求」、「顧客取向」往往是盲目的商業化潮流。政府若缺乏國土規劃的長遠政

策，很容易流於「拚經濟」的短線操作；或屈服於「民意」或「民調」，忽視甚至打壓專業和環保評估，犧牲的將是台灣人民和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山林水源。

陳玉峰以他觀察廿二年的阿里山為例，從百年來的史料搜証、草木榮枯的記載、山區開拓和人事變遷中，發現到一個「奇蹟」：不過百年的時間，台灣人竟幹掉生物界百萬年以上的演化！

「從一九八四年首度調查阿里山區以降，」他指出，「所謂森林遊樂區的原生植物大約百種滅絕，而山菜無遠弗屆，雞糞滿山、蠅蟲飛舞、臭味撲鼻，加上主管單位每年定期除草，比那皇權時代滅九族尤甚的電鋸，除盡原生草木。而一波波的民脂民膏的建設經費，從來擔任終結者的角色。」

他擔心，不作長遠規劃的觀光事業，有一天會把山光水色都觀「光」了。

年青時從事政治和社會運動的陳玉峰，中年後改事社會教育，醒悟到生態保護也該從基層、體制內教育入手。他有篇〈青蛙與爐火〉的比喻文

一九九八～二〇〇〇年搶救棲蘭
檜木遊行，終點
站的演說。



多文章，才知台灣山林濫墾的嚴重性，以「生態亮起紅燈」尚不足形容我們處境的危急，水資源流失即將造成的水荒才是全民災難呢！

那是陳水扁當台北市長的年代，一批愛鄉愛土的原住民來到市府廣場表演活動劇。我們幾個「荒」唐「野」蠻人則冒著寒風在街頭呼籲人們參與簽署棲蘭成立國家公園。

搶救棲蘭檜木運動，觸動了政府和一些產業的既得利益，部份學者也附和官方立場，於是形成了搶救派和伐木派的拉鋸戰。陳玉峰因直言無諱而備受產、官、學三方的攻訐，一度有「自焚明志」的念頭，可見壓力之大。

拜政權輪替的轉機，棲蘭檜木林得以暫時存活下來，陳玉峰總算初步打勝了一場森林保衛戰。

為什麼是「暫時」存活下來？「利慾薰心」是一些運動蛻化的原因。既得利益者不甘放手，百年來的弱勢團體原住民受到分化，連林業專家都接收了陳玉峰檜木林可更新的研究成果，但改變說詞為：「檜木林可以天然更新，因此可以砍伐！」這塊原始林是否真正獲得保

育，前途並不明朗。

生態環境之保育

小小一塊棲蘭檜木林僅是台灣山林問題的冰山一角，世紀交替前夕的九廿一地震，終於震開了保育問題的核心，也即山林瓦解和連鎖災變的惡性循環。森林砍伐，農業上山，道路開挖，觀光跟進，然後是水源枯竭，山崩土石流，搶修道路問題是修無止境！中橫公路迄今是搶通又中斷，修復不成也爭論不休。

環保人士呼籲中橫封山，觀光改用小車和

原住民導遊

方式。許多

學者主張停

止種植高冷

蔬果，改種

樹木，讓中

央山脈休養

生息。陳教

授強烈支持

後者。

「我們

現在的觀念

是不對

的，」他坦



九二一大震後，陳玉峰在東勢本街二萬餘具骨骸中訪問災民。



陳玉峰於一九九八年調查北大武山，於山頂所攝。



賣屋捐款建生態館

章，說明若緩慢加溫爐火，水中青蛙渾不自覺，最後昏死終結。然而要喚醒青蛙，依靠少數人是不夠的，必須從教育入手，才能期望有眾志成城之日。多年來，他利用寒暑假開辦「環境佈道師培育營」，向各年齡層的有心人士宣導自然平權的哲學觀，推動生態綠化的教育理論。

認識陳玉峰的人都說，他不但演講口若懸河，還著述等身。他的《台灣自然史》，整合台灣生物界和土地資訊，光是植被誌就出版到第四卷，分別在九五年和九八年獲選「十大好書」之一。

二十多年來，他上山下鄉，趕赴災區調查，蒐集了大量的森林和土地資料。爲了保存

並與有志者共享，他發心在靜宜大學創辦台灣第一所生態學研究所和生態學系，並成立「台灣生態暨人文資訊館」。爲了建館資金，展開了長達三年多的募款活動。

陳玉峰本人並不富有，但毅然賣掉一棟房子，捐出六百萬元做建館基金。還真虧他有位同樣熱心公益的夫人陳月霞，她家世殷實，尤富有取之社會、用之社會的「公共財」理念。曾有朋友關注她的家計，打抱不平地表示：

「陳玉峰怎麼可以就這樣把你的錢捐出去！他的錢畢竟也是你的錢呀！」

「陳玉峰的錢的確是我的錢，」她承認但進一步闡釋，「他的錢也是我們大家的錢，也是靜宜的，更是我們國家社會的。」

去除後顧之憂後，陳玉峰四出演講，向同胞募款也募心。一度採取「國民信託」原則，即「一萬個人每人捐一塊錢，比一個人捐一萬



全家出動搶救檜木遊行，左側持標語的女孩為陳玉峰（左一）的女兒陳相云，帶花圈者為甥女鈞雅。

塊錢，效果大一萬倍」的道理。

受到感召，全台的環保團體紛紛響應，爲他舉辦演講活動，賣書並自由捐獻。靜宜是天主教大學，但贊助生態館的不分教派，佛教界的心淳法師便是率先響應的一位。

生態館於去年十月成立，取名「方濟樓」以紀念被教宗尊爲「生態守護聖徒」的聖方濟。館內銘設「愛心智慧之樹」，以每片綠葉代表捐款者的愛心，表示生生不息之義。館誌〈自然平權宣言〉的第一條就擱鑿了建館理念：「任何生命體皆爲宇宙的唯一且無可替代，此爲自然平權的根本原則。」

生命無可取代，台灣的生態環境也是全球獨一無二的，兩百多萬年形成的天然林，豈可百年不到就摧毀殆盡呢？保育台灣山林確是刻不容緩的事。

去年七月，陳玉峰榮獲文化界最高獎項「總統文化獎—鳳蝶獎」。這個獎對他是實至名歸，對環保人士則是一劑強心針。

「陳玉峰都在罵政府，政府還是頒獎給他了！」

陳玉峰說，這個獎不僅是給他個人，而是

獎勵所有的保育人士。

台灣環保加油！

陳玉峰榮獲三
年台灣最高
文化界最高
鳳蝶獎。